



Harold Innis

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丛书·中文版系列

变化中的时间观念

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

(中文版)

[加]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 著

何道宽 译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丛书·中文

变化中的时间观念

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

(中文版)

[加]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 著
何道宽 译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中文版)/(加)伊尼斯著;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5. 7

(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丛书·中文版系列)

ISBN 978-7-5657-1372-9

I. ①变… II. ①伊… ②何… III. ①传播学—研究 IV. ①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1746 号

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丛书·中文版系列

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中文版)

著 者 [加]哈罗德·伊尼斯

译 者 何道宽

策划编辑 司马兰 姜颖旻

责任编辑 李唯梁 姜颖旻 司马兰

封面设计 运平设计

责任印制 曹 辉

出 版 人 王巧林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25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1372-9/G·1372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总序

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在现当代与日俱增的影响与地位，呼唤着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相应发展和跟进。而知识的传承、学术的繁荣、思想的进步，首先需要的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积累。

“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译丛·大师系列”的创设，立意在接续前辈学人传译外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的事业，以一定的规模为我们的学术与思想界以及业界精英人士理解和借鉴新闻学与传播学在西方方兴未艾之际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以便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避免长期在黑暗中自行低效摸索。

将近十年前，在何道宽教授与我的发起和主持下，在司马兰女士的大力支持下，“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开始启动，至今已推出几十种名著的中译本，在学界也较有影响。这首先是何道宽教授的贡献，他作为英语科班出身、口译笔译俱佳的高手，依然投身于传播学经典的引进；退休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每天清晨起床开始工作，每年推出好几本译著，而且专攻技术学派（何老师称之为“环境学派”），不但包

办了哈罗德·伊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作的所有中译本，而且还延伸到保罗·莱文森等当代名家。

记得何老师说过，他热爱传播学学术翻译到了这样的程度：“不给我钱（稿费）我也愿意翻译。”我当时就感慨，新闻传播学界要是多有一些像何老师这样外语水平高、热衷翻译的专才就好了。可是在目前的学术考核著作下，译著辛苦和稿费低暂且不提，在多数学校还是不被承认科研工作量的。这就妨碍了许多为教学科研和生活所累的年轻学人接续这一事业，尽管也出现了像刘海龙这样的优秀青年译者。

好在随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人意识到了我九年多前说的两个80%：新闻学与传播学是舶来品，80%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不在中国；而日见人多势众的研究队伍将80%以上的精力投放到虽在快速发展，但是仍处在“初级阶段”的国内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的研究上。这两个80%倒置的现实，导致了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和学术研究的肤浅化、泡沫化；专业和学术著作的翻译虽然在近几年渐成气候，但是其水准、规模和系统性不足以摆脱“后天失调”的尴尬。

如果说当年启动时，我们深感百余年前梁启超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对于当代新闻传播学的意义，如果说梁任公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的巨大落差，如果说新闻学与传播学相关典籍的译介比其他学科还要滞后许多，以至于我们的学人们对这些经典知之甚少，眼界相当狭窄，那么这种状况已经有所改观。如今的新闻传播学，虽然仍属小学科，但是近十年出版的图书数量猛增，其中译著的大量问世是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

这些新闻传播学译著可能并非本本经典，事实上也出现了些许重复翻译。一些译本的翻译质量存在问题，译校也比较粗糙。但是总体而言，它们对于学术的推动和学科地位的提升功不可没，尤其是比较媒介理论、传播研究方法类译著，直接烘托了和滋养了年轻学子，令他们的研究水准迅速提升。回想十

年前，尽管几乎所有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言必称传播学“四大奠基人”或“四大先驱”，可是当时他们的传播学译著一本也没有被翻译成中文。

本译丛将奉献新闻学与传播学大师的经典之作，如哈罗德·拉斯韦尔、埃尔·塔尔德、哈罗德·伊尼斯、麦克卢汉、库尔特·卢因、卡尔·霍夫兰等人的佳作。大部分名著是新近翻译出版的，部分名著是中文版的修订本。“译事之艰辛，惟事者知之。”从事这种恢弘迫切而又繁难备至的工作，需要好几代人做出不懈努力，幸赖同道和出版者大力扶持。我们自知学有不逮，力不从心，因此热忱欢迎中青年学人加入译者队伍，我们也将虚心聆听各界读者提出的批评和建议。

主编

2012年11月20日

目 录

译者序	1
凯利序	17
作者前言	35
第一章 文化战略	37
第二章 美国宪法的军事意涵	63
第一节 理解美国政策	63
第二节 美国历任总统及两党政治	65
第三节 美国的扩张与战争政策	82
第四节 上帝眷顾幼儿、醉汉和美国?	87
第三章 罗马法与英帝国	96
第一节 律师在英国议会里的主导地位	96
第二节 习惯法的性质与意涵	101
第三节 罗马法在英帝国的影响	109
第四节 帝国主义在美国抬头	112
第五节 加拿大习惯法传统的式微	117

第四章 报业：20 世纪经济史被忽略的因素	131
第五章 英国、美国和加拿大	175
第一节 从面向英国转到面向美国	176
第二节 加拿大的联邦政治和地方政治	177
第三节 加拿大参议院和司法界的政治运作	180
第四节 加拿大的政治变革及其原因	183
第五节 英国和美国在加拿大的影响此消彼长	185
附录 新斯科舍皇家顾问团经济研究报告（节选）	196
索引	203
译者后记	217
译者介绍	219

译者序

一、久别重逢的喜悦

10年前，我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了加拿大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 Innis, 1894—1952）的《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和《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如今又有机会翻译他临终前的另一部杰作《变化中的时间观念》（*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深化对他“偏向论”和“帝国论”的研究，欣欣然焉。至此，伊尼斯的传播学经典就由我悉数引进大中华学界了。

二、伊尼斯的历史地位

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一样，伊尼斯的学术地位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的。

1. 学术转向和代表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伊尼斯再入麦克马斯特大学，获硕士学位；旋即转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师从西方社会学巨匠帕

克 (Robert Ezra Park), 并完成博士论文《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史》(*A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1920年, 他开始在多伦多大学执教, 直至去世。

伊尼斯求学时, 正值芝加哥社会学派盛期。凡勃伦 (Thorstein Veblen)、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 和帕克等经济学和社会学大师云集, 该学派的都市研究和地区研究无人能敌。

伊尼斯青出于蓝, 他没有去追随极富盛誉的都市研究模式, 而是转向欧洲学派, 研究宏大主题。他要为祖国的学术研究开辟新天地, 他开创了大宗产品 (小麦、木材、矿产、皮毛、渔业、纸浆等) 研究和经济史研究, 尤其是加拿大经济史研究。

不久, 他又转向媒介、媒介史和文明史研究, 因为正如大宗产品一样, 媒介也是历史运演的主要资源。

20世纪30年代, 伊尼斯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 完成了两部传诸后世的经济史专著: 《加拿大皮货贸易: 加拿大经济史导论》(*The Fur Trade in Canada: An Introduction to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鲑鱼业: 一部国际经济史》(*The Cod Fisheries: The History of an International Economy*)。

同时, 他参与组建加拿大政治学学会、北美经济史学会, 1949年出任加拿大皇家学会会长, 20世纪50年代初期又出任北美经济学会会长。

伊尼斯于1952年英年早逝, 在短短30年的学术生涯中, 他力主加拿大扬长避短, 发扬民族特性, 保护民族文化, 为加拿大政府建言献策, 对加拿大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伊尼斯对西方文明的危机深感忧虑, 认为西方文明具有强烈的空间偏向, 忽视了时间的延续、积累和传承。

20世纪40年代, 他从经济史转向文明史, 从经济学转向传播学, 给世人留下了永垂青史的传播学经典: 《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和《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但正处在学术爆发期的

他不幸身患绝症，于1952年11月8日去世，享年58岁。

伊尼斯是加拿大为数不多的世界级大师、经济史家、多伦多传播学派奠基人，给经济学和传播学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给世人留下的著作，附录于此：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史》(*A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1923)

《加拿大皮货贸易：加拿大经济史导论》(*The Fur Trade in Canada: An Introduction to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 1930)

《鲑鱼业：一部国际经济史》，(*The Cod Fisheries: The History of an International Economy*, 1942)

《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odern State*, 1946)

《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1950)

《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1951)

《变化中的时间观念》(*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 1952)

《加拿大经济史论文集》(*Essays in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 1956)

2. 麦克卢汉的推崇

(1) “芝加哥学派最杰出的代表”。麦克卢汉说：“芝加哥学派研究的是地方性社区。在挑选大型主题上，伊尼斯属于欧洲学派，而不是美国学派。”“实际上，伊尼斯发挥这些思想时比帕克还要走得远。他应该是以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学派最杰出的代表。”^①

(2) 谦称自己是伊尼斯的“注脚”。“我乐意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汉》看成伊尼斯观点的注脚，首先是诠释他关于文字的心理

^① 转引自〔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麦克卢汉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7页，8页。（本书脚注为译者注，下不一一标明。）

和社会影响的观点，然后是诠释他关于印刷术心理和社会影响的观点。”^①

(3) 推崇伊尼斯的研究方法：构拟“宏大模式”、从内部深挖“历史运行机制”、推出“总体场论”等。兹引几句予以说明：他要“把历史当做一台戏，整个世界就是剧组……他揭示帝国要务的宏大模式”。伊尼斯说，“我不打算专注于不列颠帝国某些时期或地区的微观研究……相反，我要集中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其他帝国，同时与东方帝国参照，以期抽离出可资比较的重要因素”。麦克卢汉说：“伊尼斯正在推出一个‘因果关系’的总体场论（total field-theory）”，又说其研究方法是“界面”的方法，“伊尼斯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并没有成为其他历史学家的共识。他特立独行，首先运用模式识别的方法，去研究我们这个信息超载的、电路连接的行星”。“他的研究方法为之一变，他从‘观点’出发的方法转到‘界面’的方法，以生成洞见”。^② 这是一种从叙述转向阐释的研究方法。

(4) 称许伊尼斯是“最好的老师”。“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都包含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有一个参考文献库。如果说，老师的职责是节省学生的时间，那么伊尼斯就是记录在案的最好的老师。”^③

3. 凯利的称颂

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1934—2006）是美国新闻学家和传播学家，他独擎一帜，引入传播的仪式功能，他把传播作为文化来研究，居功至伟。其成就是：第一，推崇、阐释并光大伊尼斯的思想。第二，生平的最后10年转向媒介环境学研究。

就是这样一位大家，破格为伊尼斯这本书写下万余字的长篇

① 转引自〔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麦克卢汉序》，8页。

② 同上书，2页。

③ 同上书，3页。

序言，为其增色。值得注意的几点是：

(1) 伊尼斯思想的分期和一以贯之的治学风格，“和马克思等思想家一样，伊尼斯的思想分为前后两期，中间似有一个断裂，研究题材和哲学观点都有剧变。他的传播学论著横空出世，颇为突然。后期的著作独树一帜，极具胆略；前期的经济学论著精致准确，细节却可能使人昏昏欲睡……不过，我本人不持这样的看法，早期伊尼斯和后期伊尼斯之间不存在急剧的脱节”。(viii 页，译者序中的以下引文均注原书页码，即本书边页码)

(2) 研究帝国构建和瓦解的条件和因素。“在他的笔下，帝国既可能善，也可能恶；既可能是共和主义的，也可能是威权主义的；既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既可能是进步的，也可能是反动的。抨击帝国犹如独战风车，因为帝国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与我们所知的人类历史一样悠久。理智的问题是：理解帝国构建和瓦解的条件，了解判定帝国效能和文明潜能的标准。”(xii 页)

(3) 率先研究伊尼斯的全球化理论和实践。凯利注意到伊尼斯这方面的成就，颇有新意。他说：“在经济和传播领域，伊尼斯是最早明确表述全球化的理论家之一……伊尼斯讲述贸易、商品、技术和传播的复杂历史，他考察的多半是全球化的前两个阶段：(a) 北美的殖民和扩张，(b) 19 世纪帝国主义控制远方领地的竞争。”(xii—xiii 页)

4. 霸气与豪气——译者的评价

伊尼斯的学问充满霸气与豪气。他上下六千年、纵横数万里扫描人类社会的历史。

和汤因比 (Arnold Joseph Toynbee) 一样，他用如椽之笔进行宏大叙事和比较。同时，他还对历史模式做出有深度的解释，这把解释的钥匙就是他的“偏向论”和“帝国论”，涉及媒介、传播、时间、空间、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等观念。他认为，帝国

耽于空间上的开拓，疏于时间上的传承。又认为，“理想的”帝国要防止空间偏向和时间偏向。“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还要认识到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限问题，也是宗教问题。”^①

他的霸气建立在 30 余年的严格训练和潜心治学上。在学术生涯的前 20 年里，他完成了极具原创性的四部加拿大经济史著作，在生命的最后 10 年里，他转向文明史和传播史研究，贡献了三部传播学经典。多学科的学问背景使他能够高屋建瓴、以简驭繁，所以他能提出“传播偏向论”和“帝国模式论”。

他的豪气来自于边缘对中心的反叛。20 世纪上半叶，加拿大还没有完全摆脱英国殖民地的边缘地位，同时又受到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挤压。他以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做学问、当策士，对加拿大政府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除了“偏向论”和“帝国论”，他给世人留下的思想遗产中，还需要特别指出以下四点：

(1) 独创加拿大经济史学派。他从研究加拿大本土的贸易、运输和交通网着手，自成一家，使加拿大的经济学研究摆脱依附，走向独立与辉煌。

(2) 首创“大宗初级产品论”。这给加拿大人敲响警钟：不满足于初级产品的生产，经济才不受制于人。

(3) 保护、发展和弘扬加拿大文化，以抗衡美国的商业主义文化。唯有弘扬自己独特的国民性，文化上才不受制于人，加拿大才不至于沦为英美的边缘，才不会受到文化帝国主义的挤压。他说：“我们加拿大人在为生存而斗争，美国广告，尤其美国期刊广告有害影响、美国商业主义强大而持久的冲击，表现在加

① [加] 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帝国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19 页。

拿大生活的一切方面，彰明昭著，一望而知……这些发展势头会对加拿大文化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事实上，它们对加拿大的国民生活构成威胁。”（xvii 页）

（4）给偏重空间扩张和知识分割的西方文明敲响警钟。他认为，偏重空间扩张的西方文明忽视文明的时间传承，容易损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他的这个思想对社会的权力、文化和价值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警告：“思想自由的条件正处在危险之中，它有可能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摧毁。和这些条件处在同样危险之中的，还有西方文明。”^①接着又说：“……这个代表英联邦大学的会议，迄今为止都关心从政治的观点来表达问题，以至于忘记了西方文明整体性的问题。”^②

（5）奠定了传播学多伦多学派的基石。世人给这个学派的浑名“技术媒介决定论”，未必是妥当的。他认为，媒介有偏向和强大影响，不等于媒介具有决定性，媒介的作用仅限于“加速”、“促进”或“推动”复杂的社会进程。他是一位清醒的大儒，对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其他因素了然于胸。

三、治学风格与治学方法

1. 小篇幅，大文章

《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三本书篇幅相近，均不到 20 万字。但伊尼斯的每句话都是一个小小的藏书室、一个参考文献库，其信息量非常密集、浓缩、丰富；他的思想节奏快，多跳跃，给人留下大量思索的空间；他的文化模式、媒介偏向、帝国模式构架宏大，隐藏了大量的叙事、描绘和阐释的空间。他的书既需要反复琢磨，又非常耐读。他小中见大，以简驭繁，胜人一筹。

①② [加] 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165 页、167 页。

2. 精于考据，注释不厌其详

以《帝国与传播》为例，总共不到 20 万字，注释之篇幅，竟然超过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1950 年，初版的《帝国与传播》注释已有 277 条，1952 年再版的《帝国与传播》又追加了 257 条注释。传世的《帝国与传播》一书，注释竟然多达 554 条，达到全书五分之一还要多的篇幅。《传播的偏向》的情况类似，不到 20 万字的篇幅竟有数以百计的注释。

再以《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为例，正文仅 10 万字，加上索引，也不过 11 万字，但读者手捧的书已近 20 万字。这是因为：原书注释多达近 400 条，计 4 万字；凯利评价、阐释和弘扬他思想的序文超长，达万余字；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译者加入 200 余条注释（共 2 万字），并撰写了近万字的序。

3. 洞幽烛微，识别模式

根据麦克卢汉的归纳，伊尼斯的研究方法别具一格，那就是：模式识别、整体场论、“界面”方法。在《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的序言里，麦克卢汉用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伊尼斯的研究方法。再摘引几段，以明其要：

伊尼斯深入到隐蔽的历史情景中去，从内部去探察文化，了解其运行机制（processes），而不是站在外面对文化进行描绘和叙述。^①

伊尼斯展示的是文明兴衰的运行机制。他指出，帝国自然而然禁不住诱惑，要用文字、纸张和官僚体制，来寻求空间上的扩张。^②

他的研究方法为之一变，从“观点”出发的方法转到

① [加] 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帝国与传播·麦克卢汉序》，2 页。

② 同上书，5 页。

“界面”的方法，以生成洞见。对话还有一种自然的倾向，那就是任何题材的多方面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能够产生洞见和发现。与此相对，观点仅仅是看问题的一种方式，相反，洞见却是在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中突然得到的顿悟。

读伊尼斯的时候，记住分类知识和模式识别的区别很有好处，因为他首先是擅长识别模式的人。^①

四、关键词解读

在伊尼斯的传播学论著里，有几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它们是：传播、偏向、帝国。

和麦克卢汉一样，伊尼斯从来不给这些关键词以任何解释，我们只能到他的著述里去钩稽其含义。

在《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的译者序和《多伦多的双星》一文里，我曾经试图解读这三个关键词。

就说“传播”吧，他研究的传播，是媒介的发轫、流布、变异、互动、特质、偏向。

至于“偏向”，那是传播媒介特质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他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他发现，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两者有一个基本的区别：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比如，石刻文字和泥板文字耐久，所以它们承载的文字具有永恒的性质。但是，它们不容易运输，不容易生产，不容易使用。相反，莎草纸等纸张轻巧，容易运输，方便使用，能够远距离传播信息，然而它们传播的信息局限于当下，比较短暂。

^① [加] 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麦克卢汉序》，2页。